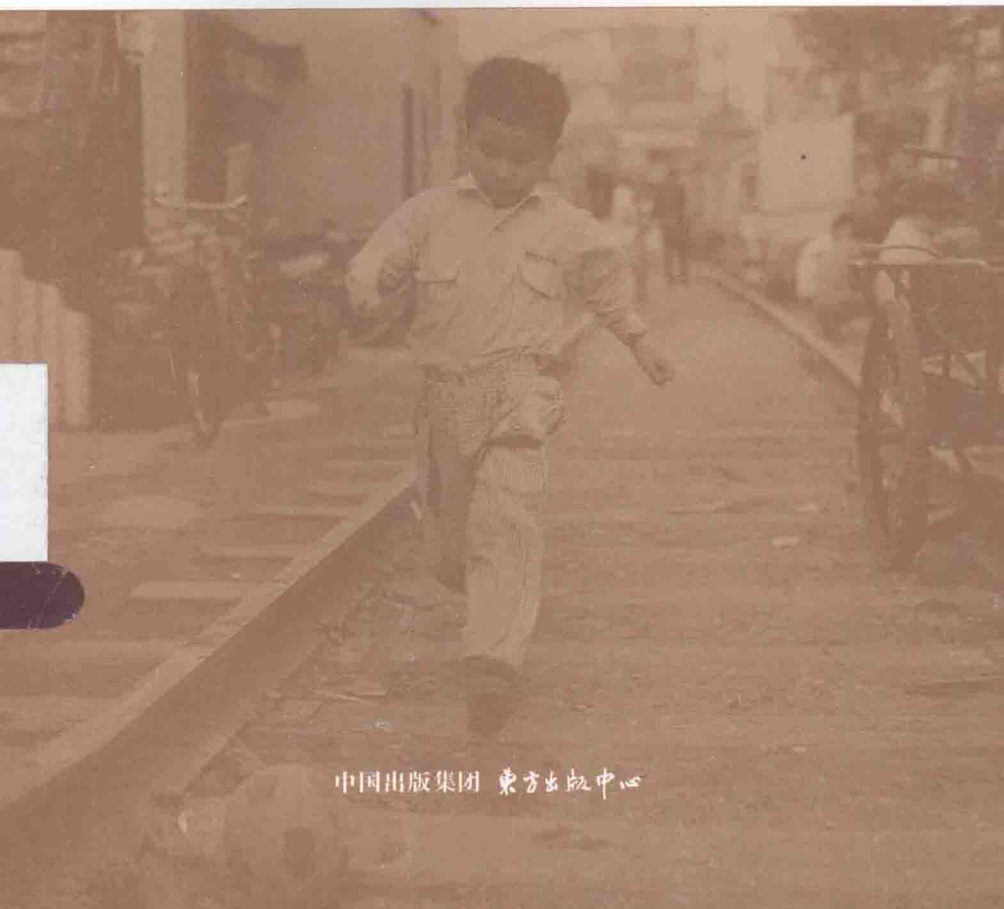


这是一本有温度的书
记录着有关上海的回忆与梦境
以及这个城市消逝而无法追溯的爪痕如何刻在一些人的内心
却又让另一些曾经身在其中的人懵然无知

上海私家记忆

王海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私家记忆



王海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私家记忆 / 王海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5.8

(赞赏丛书)

ISBN 978-7-5473-0796-0

I. ①上… II. ①王…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7252号

上海私家记忆

出版发行: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毫米 1/32

字 数: 223千字

印 张: 8.5 插页 2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796-0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一

有一些事，一些人，提醒我是上海人。包括，很久没有打蜡的木地板的霉味，咸菜黄鱼汤，小年夜吊在晾衣裳竹竿上的水磨糯米粉，香莼笋拌臭豆腐，天井里瞪着眼的阉过的公猫，竖在吧台上的 Zippo 打火机，三阳南货店的女售货员，南昌路“阴阳”热拌大馄饨，还没倒进拌面里的葱油，从国泰电影院穿马路去古今内衣店的夫妻，光明邨门口排队买鲜肉月饼的人……光明啤酒，万年青饼干，王海。

王海长得像上海人印象里的山东人，马永贞一类的。山东人长得像上海人印象里的北方人，关公战秦琼，左右是草莽。

上海是一个港口，北方人、江南人从各处涌到这里，买了票，搭船离开，去国，去做梦，很多没回来。大概有几十年都是如此。所以内战、内乱不关上海的事。他们在上海停一停，看看霓虹灯，吃杯洋酒，像现在喝杯星巴克，继续其漫漫旅程。1990年代，我在上海大剧院望星空餐厅参加朋友婚礼。有几个白头发经过大厅，也凑热闹，轻声喊着：“新娘子香一记！”那是环游世界回到港口的旅客，口音还是上船前的宁波腔。王海不是。

王海是滞留在港口的旅客。跟着祖辈来到远东最迷人的候船室，船走了，港口关了，小朋友们开心地玩耍着，以为到了新家。一代人在等候的椅子上老去，一代人在看得见大海的窗前恋爱，候船室被改造成永久居所，喇叭里不再播放船期消息。站台和码头的秩序还好，整个大陆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上海。季风每年固定带来雨水，住在上海的人一边仔细地擦拭玻璃窗，一边认真修订口述版《候船须知》、《如何摇号分单双排队使用盥洗室》、《节约绵白糖和炼乳》，最后，他们决定自称上海人，

尽管无法从《廿四史》、《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里找到依据。他们对民族自觉没兴趣，对文化自觉有向往。不论是谁管着港口，不论占领还是租用，总要有人卖票、检票、验票、修电灯泡、烧开水、拖地板、刷马桶。上海人称之为“做生活”，“生活”要做得“清爽”。到底，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

王海是这样的“生活清爽”的上海人。这是他写上海的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陈 序

2015年1月5日

序二

王海是个标准的上海男人（我就是如此的意味深长），一个爱上海的男人，一个懂上海的男人。

上海这个词好像是阴性的，它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复杂的生命体，类比一个或众个复杂的结结实实的女人。女性的性别书写在中国的历史演绎中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近代开始，她们的故事才有了相当大的时代性，她们有了挣扎中的飘渺和沉沦，有了解脱后的升华和堕落，一如近百年的上海，乃至今天的上海。

所以我觉得，爱和懂是一个上海男人对上海的最高情感。在相伴而生的岁月里，他一遍遍地探索她的街道、广场和角落，一如眷恋她的身体；那样充满乐趣并小心翼翼、宽容而细腻地追溯她的曾经。他有足够的热情去发现，她有足够的魅力在吸引。

他自得于自己的所获，心醉于那历史钩沉，他的钻研好比记者、摄影师和外科医生，其实他更是一个追求者，因执着得以入怀，成就血脉相融的缘分。他爱她的时间和空间，借此爱，得以深入自己的生命。杜拉斯所写的未必在她自己身上发生，在这里却是真的，他因她备受摧残的面容更爱她了。

这就是他和她的故事，王海的书名起得好，因爱成私。

王海喜欢把各种所指都比喻成男女关系，比如说多年前让我惊艳的那篇杂文《我要上春晚》。但这毕竟属于王五四型的偏向低级趣味的男性意识。我不是学他，我是结合城市空间地理学和城市设计理论有感而发。

王海说我赞而不赏，纯耍流氓，要求以实质点击下单来把这美好的

邂逅做实了。几年前初次见面我就不吝赞美，要了流氓，不过好像饭局还是我埋的单。所以各位家有余粮的不妨就地儿兑本缤纷可餐的书，何况涉嫌得窥“他她的故事”。文化人就是喜欢被消费的感觉，比如说我。

高 蓓

2014年12月25日

目录

contents

序一 / 001

序二 / 001

记忆

国定路 550 弄 / 003

致青春 / 017

虹镇旧事 / 036

一桩旧案 / 040

少年气——暴热夏季的随想 / 044

我的麻将生涯 / 046

穿条纹社交服的爷叔 / 064

饭泡粥之味 / 066

纳凉伦理学 / 069

活着 / 073

安福路 259 号 / 075

小学时代的黄色歌曲 / 081

飘：邱岳峰往事 / 085

邱先生 / 088

我的“纵贯线” / 091

为什么总是“上海人” / 095

一个陌生男子的来信 / 100

黑白记忆 1980's

那时候，全上海都是我家的客厅 / 107

那些年，我们一起趟过的大水 / 112

遗失的美好 / 116

粮食的故事 / 120

消失的“雨点” / 124

国庆十点钟 / 127

菜场·影子·契约 / 131

卖大饼的姑娘 / 135

1980年代大玩家 / 138

开电驴的外国人 / 142

怀念“狼” / 146

老谢的愧疚 / 150

上海爷叔 / 153

雪在烧 / 156

影像的意义 / 160

上海嬢嬢 / 164

青春的证明 / 167

脸谱

我的邻居王安忆 / 173

陈逸飞：他的城 / 175

闵惠芬，落入凡间的乐仙 / 177

再见，“简·爱”！ / 181

从“追捕”到“寻找男子汉” / 183

杨华生：两个警察 / 186

张瑜：庐山、小街及1980年代的浪漫女贼 / 188

潘虹：消逝的“嘉宝” / 190

黄永生：上海 RAP / 192
程乃珊：爱玲走后怎样了 / 194
翁双杰：“宝贝”不死 / 196
舒适：家族史·张师长·韩寒 / 199
于飞：被“错位”的人生 / 201
刘晓庆，瞧这辣妹子 / 203
我的“史秀英” / 205
阿 Q·阿混·阿叔 / 207
最噱不过周柏春 / 209
名媛与名士 / 211
一个牛人 / 213
三根头发的世界 / 215
当“娘舅”遭遇“娘舅” / 217
廖昌永：立春 / 219
穿蕾丝花边领的女子 / 221
没有牛大姐的日子 / 223
白杨礼赞 / 225
父与子 / 227
两枚“魂淡” / 229

教案

沪语漫谈：从“人”、“宁”说开去 / 235
说“茄门”来源 / 237

附录：上海“闲话”谐趣教案 / 239
跋：上海人会消亡吗？ / 255

记 忆

国定路 550 弄

国定路，如今北起政立路，南到黄兴路，一路经过上海两所高校：上海财经大学和复旦大学。国定路的名字，源于 1927 年当时国府的“大上海计划”，在远离租界的地方，建立属于上海人自己的荣光。“国定”两字，无疑蕴含了最朴素的家园安定的意思。

今天，国定路 550 弄已经从地图上永久地消失了。它的旧址大约在今天国定路 580 弄的位置，601 弄的对面。我第一次进入 550 弄，是 1973 年，那年我两岁半。

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混沌，还长久地印刻着那一天的镜头碎片：我被人从火车的窗口递出去，穿着中山装胸前别一支钢笔的爷爷笑吟吟地看着我，奶奶和叔叔在一旁。后来的事情我是听我奶奶在日后长久的黄昏与黑夜来临之前对我絮叨的：从火车站把我接回家里的那天，左右邻居都笑趴下了——从没见过一个孩子这么脏。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 182 团十连，坐三到四个白天的汽车才能到乌鲁木齐市，再坐三天三夜的火车，方抵上海。在支边的 17 年中，我的父母在漫长的省亲往返中耗尽了时间与金钱。

于我，比混沌来临之前更为混沌的 1963 年，一个火红的年代，我爸妈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来到新疆。如同传说中那般，他们中的一位是偷取了家中的户口本报名然后成行的。在上海，我爷爷家住在国定路 550 弄，一个乱哄哄类似虹镇老街的居民社区；我外公家住在距离差不多两公里之外的四平路平昌街的铁路新村——上海铁路系统职工住宅区，一色的黄色外墙，当年日本人留下的遗迹。从四平路国定路的平昌街一直到国定路政民路沿线，直到 1980 年代，日本人留下的这种风格鲜明的



直至 1990 年代，在上海的一些地方，和国定路 550 弄近似的里弄景观还有不少 摄影 / 许海峰

两层联排民居还比比皆是。彼时，相隔不过一箭之遥的这两名男女并不相识。

1973年，爸妈托一个回上海的同事把我捎回，随身行李中还有我好几顶缀了闪闪红星的军帽，上边的红五星，可是货真价实的军用品。一旦回到上海，该是一件多么炫目的事。我长大后看到相关文字资料，“文革”中的上海，已经出现了因哄抢军帽而入狱的案例。可惜那位捎我的张叔叔有点一根筋，每次火车行进中我要撒尿，他把我从车窗口平端出去，几乎整个放到车厢外嘘嘘时，总是忘记拿掉我的军帽。于是，我的一顶顶非常“正楷”的军帽就这样一次次飞走了。

奶奶换了好几盆洗澡水，才算洗出一个还算周正的孙子。干净是干净了，大家很快发现：此孩头大。头大到什么地步，我说不清，从小我也没觉得项上沉甸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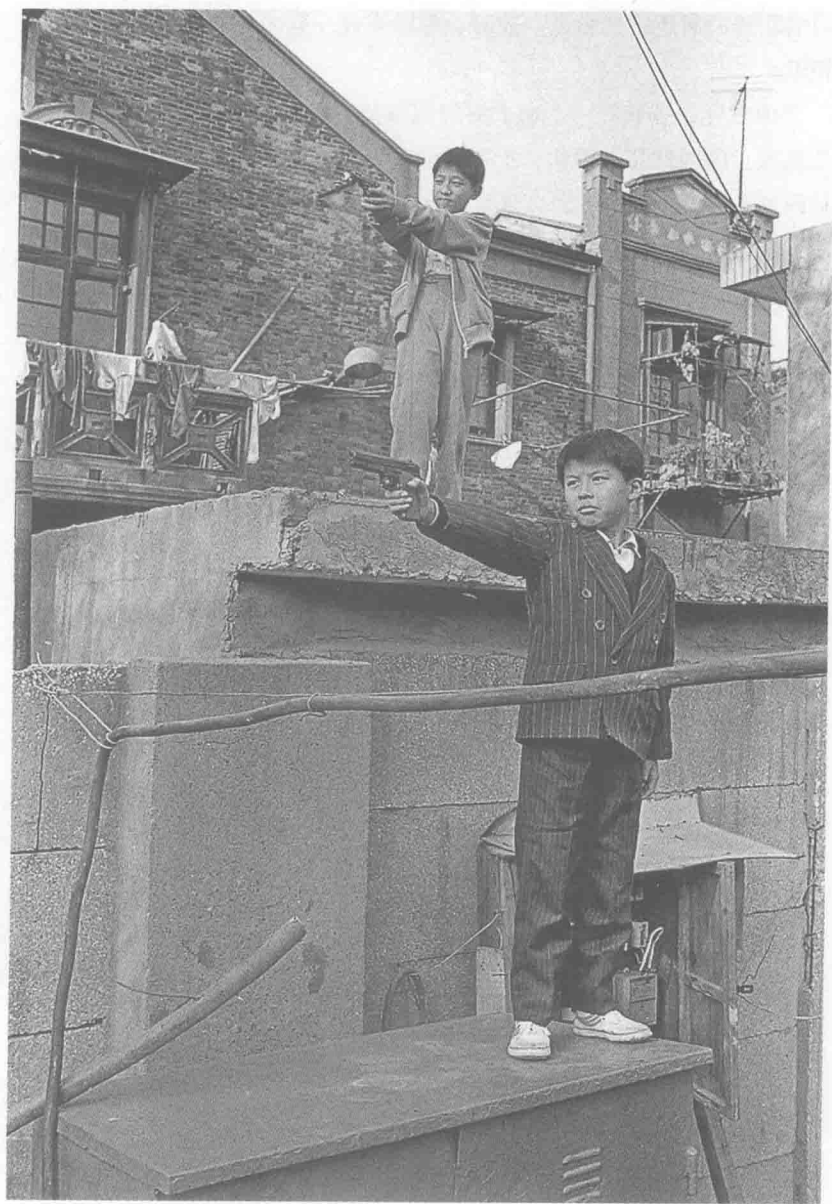
小时候，在里弄里，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王海，你的头有几公斤？

一般视我当时的心情，答案从三公斤到五公斤不等。

个别促狭的人，会用手指轻轻捅一下我肚脐眼上方接近肋骨的部分，我就会“唉唉唉”地惊呼几声，然后摇晃着大头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在地上。

国定路550弄，那时还属于宝山县，从今天的复旦大学往北大约1公里多右转，就在今天的国定路580弄的位置。里弄里大概有几百户人家，是城市居民与农民伯伯混居的典型社区。里弄朝北与江湾机场隔一条政立路相望的地方，是宝山县五角场大队的地界。一直到1980年代早期，如今国定路600弄的地方，还是大片的菜地。

当时在今天上海财经大学校门往南一点的位置，是一棵硕大的榆树，树干上垂挂着一节一米多长的铁轨。每天五角场生产大队的农民伯伯敲响这段发声清脆的铁轨，召唤下地劳作。1980年，我弟弟刚回上海那年，不知何故在国定路上埋头撒腿狂奔，甫一抬头，额头正中铁轨，顿时鲜血淋漓……



1994年11月，虬江路里弄 摄影 / 许海峰

印象最深的是，每年秋季，五角场大队的农民伯伯都会编制出红色的柳条筐，堆得足有几层楼高。小孩子喜欢叫它“篮头山”。篮头山内外，充满了新鲜植物的清香味道，那是如今的城市里杳无痕迹的一种气息。有很多次，我远远望着篮头山的群山山脉，感觉它们像瞬间燃烧的火把，只欠一丁点儿火星。

国定路 550 弄，刚解放的时候一定是棚户区。1973 年往后，从我记事起，里弄里不少居民和农民伯伯们已经利用自己的勤劳双手，盖起了两层的小楼。

房梁架好的那一刻，照例要从上边往下抛红色元宝状的定胜糕和各色糖果。那是里弄里孩子们的节日。

由于头大，极易在混乱的哄抢中失去平衡，我很少参与此类无聊的游戏。里弄里上海孩子们流行的大多数乐子，我基本都不怎么感兴趣：刮片、弹珠、滚铁圈……估计成年后我把童年游戏方面的缺憾全在麻将上补偿了。

550 弄不属于政府规划，而是由居住者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可以在任意时间对其拆除重建的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的居民社区——当时叫里弄。从各项环境指数看，它优于潭子湾、虹镇老街等本埠闻名遐迩的“城市贫民窟”，但又及不上曹杨新村、“两万户”等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新建的工人新村。从排水系统上可见一斑。我记忆中七岁之前在 550 弄遭遇的大水进户至少有三次以上。大到什么程度？三四岁的孩子可以坐在木制的脚盆里浮在家门口和邻居孩子打水仗。记得那是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我从沉睡中醒来。入睡前刚下过暴雨，此刻，月光静静地洒在我家的水门汀地板上。忽然，我恍惚觉得不对劲，我的那双塑料泡沫拖鞋仿佛生了脚居然自己慢慢朝门口溜过去……我一个激灵，大喊：“奶奶，发大水啦！”

外国的孩子童年最盼望见到的大概是圣诞老人。那时我们上海的小孩子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老头，但是我们也有最想见的——和反特电影《黑三角》里的不一样，夏天来我们里弄卖冰棍是一个老头，而不是脸颊